

万州东部的小周镇，长江与小周溪在此交汇，形成宜居台地。三峡文物抢救保护时，这里发掘出涵盖夏商到元明时期的多个地下文物点。这些古迹见证了时光流转。它们不只是冰冷的遗迹，更隐藏着诸多人间爱与信仰的故事……

## 小周镇：时光深处的爱与信仰

（六章）

□熊道静

诗行

诗路

### 夏日凌晨的雨

□唐德伦

昨天的夏阳  
像一个加热的利器  
水蒸气被夏风高高举过头顶  
积雨云在天空中怀有沉重的心事  
蓝天隐藏于高处  
对云卷云收却置若罔闻

聚重的云层如泰山压顶  
空气的臂力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 
只能由重力来左右这无根的云  
闪电是剖腹的手术刀  
在积云的腹部划开一道不具体的口子  
此刻的疼痛就交给闷雷来呻吟

而是云层永远也包不住的水  
它就于今日的凌晨就发起奔突  
有时直落有时斜飞  
晨风就是它们的引路人  
它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向大地的角角落落

那雨棚上的响雨  
比一个孤独的失眠还难受  
每敲响一次  
失眠又潮湿一回  
不知是为了什么  
失眠的脚步在一次次加重  
直至举步维艰

### 思故园

（组诗）

□龙檀石

#### 门框石

坍塌的土坯墙早被复耕，四季青绿。  
几副门框石仍峭楞楞地矗在原地，  
像极了他的生性倔强。  
那是石匠用凿子雕成的筋骨，  
纵然伤痕累累、斑驳陆离，  
也禁得起万顷流光的侵蚀。

她不善言辞，  
只用镜头截了几幅流光。  
门框石默不作声，  
任由乌虹豆成行成行地疯长。  
鱼塘边的背篓里，  
左摇右晃，装满了整个屋场的过往。

布谷鸟叫起来没完没了，  
门框石假装不予理会，却悄悄忆及炊烟轻扬。

#### 老篾刀

屋檐下，爷爷的老篾刀无所不能。  
撮箕、箩筐、背篓、筛子、斗笠、篾席，  
各种家当换了一茬又一茬。  
父亲只学了皮毛，已多年没有操刀。  
我绞尽脑汁地回忆，  
仍读不懂老篾刀的力度。

鱼塘边的竹林密不透风，  
老篾刀早已深埋瓦砾。  
父亲不忍硬刨开，更生怕用不称手。  
我多想新打一把，在蛤蟆石上磨得锃亮。  
即使只搁在窗台积灰，  
也足以承载三代人的心心念念。

我不是篾匠，  
却在梦里反复劈取青篾和黄篾。



一本家谱里的两岸情  
国有国史，家有家谱。家谱如脐带，连着时光，绵延着情感。

在小周镇熊道福家中，静静安放着一本熊氏家谱，由熊道福的父侄熊少维撰写。这薄薄的家谱，承载着厚重的情感，跨越了海峡的距离，连接着两岸的亲人。

熊少维，一位飞机发动机技师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国民党战败退据台湾时，他被带往台湾，从此与亲人天各一方。但海峡的波涛隔不断他对故土的思念，隔不断他对血脉亲情的眷恋。两岸重修关系后，他带着妻子儿女回到祖籍处，踏上日思夜想的土地……

于是，熊少维便开始编写《小周熊氏家谱》。寻亲访友，一家家落实，一页页撰写，一项项落实。

每一个名字，每一段记载，都凝聚着家族的历史与荣耀。这家谱，是他对根的追寻，是他对情的铭记。

而今，家谱上的名字虽然已经连线成谱，存放在一个家中、一个柜子里、一本谱书上……但家谱上的人，绝大多数已作古，其中更有眼目前始终未能见到家谱编者。而活着的，却只能隔海相望。

国是一个国，族是一个族，家是一个家。熊少维走了，留下这熊氏家谱。

让家谱上的亲人记住，在大海的那边，还有自己的胞兄。

#### 一棵桃树的坚守

在中国传统文化意向里，桃树隐藏着辟邪、守护、高洁、爱情、长寿之密码。曾记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诗，也曾有“神荼、郁垒二神用桃枝制百鬼”说，更有“寿桃”祝寿习俗，以及《桃花源记》超脱世俗恬淡适气、质、“桃之夭夭”之情感“桃花运”语……

在小周镇的大堡寨，一棵桃树的传奇至今流传……

曾经，在大堡寨一庙宇中，关羽的石像静静伫立。然而，1951年那场动荡，庙被毁于一旦，关羽石像头身分离。就在这废墟的冷硬之中，一尺长短的桃树苗，倔强地把生命舞动。它从瓦砾间探出头，用嫩绿的枝丫，对抗着命运的捉弄。恶人见状，不服，一气之下，连根拔起桃树，丢弃一旁。不承想，三天过后，依旧绿意葱茏。

后来，桃树的灵气警醒了当地村民，赶紧修复了庙宇。  
如今，寺庙虽不复当年模样，但这里依旧有着诵经的祥和，香火依旧。来此祈福者，会伫立桃树前，系上红绸缎……

有人说，桃树代表了坚贞。我冥思，它为谁坚贞？为关羽，还是为信徒？其实，还是坚守。为辟邪坚守，为高洁坚守，为正义坚守。  
历史与时代，离不开坚守者。

#### 一条古道的善与德

这是一条古道，从江南跨江去开州的“万开古道”。

这是一条石梯路，从小周江边蜿蜒上升的“刘大老爷梯道”。

刘大老爷，这位小周的传奇大户，他最伟大的功绩，便是引进外修了这条绵延十多公里、近两米宽的石道。

从马道村河岸码头起始，古道如一条巨龙，弯弯曲曲穿插到马道村的深山中。它承载着往昔的繁荣与心酸——络绎不绝的商人，过客艰难地爬踏在它的肩头，来来往往，风雨兼程。每一步阶梯都承载了旅人的梦想与希望，每一块石板都浸透了爬行者的汗水与履痕。

古道悠悠，马蹄声碎，留下“马道村”这村名，留下“刘大老爷梯道”这百年善与德之口碑。

而今，古梯道被风雨剥蚀，被杂草掩盖，被泥土掩埋；一处处、一截截、一段段，若隐若现。可那些树影、草影、花影、人影……依旧在石道两旁飘舞，那是在告慰埋藏此地的“刘大老爷”。

而今，再也无人踏上古道，再也无需爬那古道。

可我们不敢忘记“刘大老爷”，我分明看见他已融入这大江大河中，我分明听见他在告诫我们——

没有过去哪有将来兮！

#### 一块石头的三世情感

脚下，江水奔腾。

岸上，一块石头不知屹立多少年，名曰：三生石。

世上石头无数，唯此石，有诗咏、有文记、有典故……

它从苏东坡《僧圆泽传》里来，从《蜀中名胜记》记中来，从“三生有幸”成语中来……一切都显得如此神秘，一切都昭示如此真实。

可圆泽与李源的三生盟约，缘何只能一生受用？

伫立小周三生文化园，不得其解。  
前世，圆泽与李源情缘何处？只能说是今生有缘相聚惠林寺。可在参拜峨眉水路的小周溪上，圆泽莫名遇上母子情缘执意投凡胎，这不背叛了今生？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在圆泽的来世里，相约十三年后的灵隐天竺葛源亭畔之相遇，圆泽已成凡尘牧童，他为何还惜李源尘缘未了，拂袖隐入烟霞而去？

更有迷惑的是，整个故事，跟石头啥关系？只是，这三生石传说啊，苦了那位凡尘母亲。

怀了三年才生下的孩子圆泽，却在十三岁时远走他乡再也不见踪影。母亲思儿心切，终日站在“望儿台”上，以泪洗面。终于，故事至此，倒有了石头——望儿台。

故事并未就此结束。后来，圆泽因还俗被天神罚为龟，此时才想到母亲，历经磨难，溯江而上，最终化身为石龟陪伴这块三生石旁。

坐着的是石头，也是人。石头不说话，但人会思索追问。可许多时候，人比石头更笃定，因为迷信。三生情缘，是誓言，也是谎言。

#### 一位举人的贤士之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贤达孕一方人文。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——熊国璋。源于同属于黄柏熊氏入川先祖熊殷之后裔，他为17世孙，我为19世孙，相隔两代人。

这位由小周镇走出去的晚清举人，生于1876，卒于1949，73岁的光阴里，激情过、痛苦过、徘徊过、奔波过、呐喊过……最终回归故里，铸就一代名儒，其贤士之光映照一方山水。27岁中举，仕途之上，官场的腐败黑暗容不下他。

弃官从教，哪怕是京师大学堂，也未能留住他的心。

51岁，并非告老还乡。他回来了，而且踌躇满志。  
只有故乡，才有自由无限的空间，让他如鱼

得水。编志书，修族谱。尔后兴办学堂，以黄柏七星学堂为矢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从此，小周及其周边的大周、巴阳、熊家、黄柏、太龙、双石数乡的孩子，沐浴在了他散发的贤士之光中。

他走了，走在共和国的曙光里。

告慰他的是，从黄柏“文化之乡”美誉里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，或英雄，或才俊，或贤达……

什么样的泥土，生长什么样的庄稼。这是农民的哲学。

一方人文自然能孕育出一方人才。这是社会的真谛。

而今的小周镇，仅仅一个马道村，就拥有现役军人近二十人、退役军人逾六十人，荣获嘉奖近二十人次、“四有优秀士兵”十人次、三等功九人次……更有“感动重庆十大人物”“重庆市道德模范”余长淑，以及“感动福建十大人物”孙胜均，以及把古红桔变废为宝的张德福村人……

我庆幸，我跳动的是熊氏血脉；我骄傲，我孕育在他的光芒中。

世界再大，还是故乡的泥土最香、最甜、最具魅力。

走过太多的地方，能刻骨铭心的终是故乡人。

#### 一家尼姑庵前的爱情绝唱

起初，听说这个故事，我的眼泪差点流出……

小周尼姑庵，啥时建的？啥时毁的？有没有文献记载？人们根本无法得知。可围绕它的故事，却生生不灭，熠熠流传。

民国年间，一对青梅竹马、似并蒂莲般的爱情，却被家人的反对无情折枝。于是，男孩踏入七品寺，披上僧衣；女孩走进尼姑庵，青灯为伴。

命运弄人，男孩和尚进山砍柴摔下山崖受伤，女孩尼姑行走山里巧遇施救背他回庵。这意外的相逢，本是上天恩赐的柔情。却被愚昧的村民，当作偷情的罪行。他们的眼神如刀，将清规戒律胡乱挥动。残忍的双手，把这对爱侣推向活埋的深坑。泥土掩埋了希望，也掩埋了爱的火种。尼姑庵在村民的愤怒中，亦轰然倒塌，只留下一片凄凉的寂静。

命运的悲歌，在岁月里久久地哀鸣。

是谁毁灭了这爱的坚贞？又是谁在传扬这爱的绝唱？

悲剧制造者往往是悲剧传播者。

岁月悠悠，故事一直在流传、流传……与其遁入空门，毋宁来世再爱。

人物

### 父亲的四次眼泪

□翟长付

父亲属牛，在我心里，是个实打实的硬汉，铁骨铮铮的。他走路带风，大老远就能听见他那“咚咚”响的脚步声，常常是人还没影呢，大嗓门就先咋呼起来。

爷爷走的时候，父亲刚成家，二叔才14岁，俩姑姑就10岁出头，三叔更是只有7岁。父亲不仅得和母亲拉扯我们兄弟几个，还得照顾奶奶和姑姑叔叔们。日子再苦再难，都没见父亲皱过一下眉头。

头一回瞧见父亲掉眼泪，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成家，女儿都5岁了。那年，81岁的奶奶快不行了，父亲守在奶奶床边。奶奶跟父亲说：“扣锅啊，英子嫁到咱家，就没过上啥好日子，她心里的委屈，妈心里明白。只要孩子们能吃饱穿暖，当妈的也就放心了。就可惜你爸走得早，你可得好好待英子。你们过得好，妈就能安心去见你爸了。”奶奶话还没讲完，父亲的眼泪就“唰”地下来了。这几十年来，父亲夹在妈和奶奶中间，心里肯定憋了不少委屈，这下全跟着眼泪一块儿流出来了。

后来母亲中风，半边身子动不了，话也说不出来。父亲天天推着轮椅带着母亲到处转，还时不时低下头，在母亲耳边小声嘀咕着啥。母亲坐了12年轮椅，那轮椅不管推到哪，都干干净净的，邻居们见了都夸父亲照顾得好。母亲病危的时候，看着身边的儿孙，流着泪，嘴里嘟囔着，她这是来找父亲。父亲躲在门外头，低着头抽烟，眼睛红红的，地上的湿印子慢慢地越变越大。

母亲葬礼办完第三天，父亲一直待在堂屋里，也不出来吃饭。我站在门口偷偷往里瞅，就见他手里拿着条毛巾，慢慢地擦着母亲的照片框，边擦边说：“英啊，苦了这么多年，日子刚好过点，你咋就走了呢。孩子们都在外面吃饭呢，就差你了。现在旁边没人，我能哭了吧……”父亲就这么不停地擦着照片框，呜呜咽咽地，终于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。

最后一次见父亲流泪，是父亲得了癌症6年后，病情严重住院了。我赶忙回了老家，在医院陪了他十多天。父亲见我每天都接客户电话，就催我走。我要离开病房的时候，父亲让大嫂搀着他，出来送我。我走到电梯口，回头一看，父亲冲我笑了笑，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身慢慢往病房挪，我清楚地看见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

父亲的四次眼泪，让我看到了硬汉父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那些眼泪里，藏着对家人满满的爱与不舍。



栖

子林 作

当代

生活

### 新蝉添夏趣

□杨力

夏至到，新蝉叫。去年的蝉声犹在耳边，今年的新蝉又伴着盛夏如期而至。

一只蝉，对夏天的欢喜，正如一颗童心，对新蝉的期盼。

小时候，一声新蝉叫，预示着童心期盼的暑期不远了。暑期最有意思的，便是和蝉打交道。

蝉，又名知了，在没羽化前，它们生活在地下，俗称知了猴。傍晚时分，知了猴从地洞里爬出，在树干上、在枝叶下、在草棵间羽化，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一只只新蝉。

童心与知了猴的亲昵，可能源于天性。将知了猴捉回后，置于蚊帐，细观蝉的羽化过程，比教科书上的文字更易领会。后来才知道，一只知了猴在地下的成长长期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，一只新蝉的诞生何其艰难。将羽化后的蝉放飞，源于童真，也是对生命的尊重。蜕下的壳可以入药，中医叫它蝉蜕。

蝉蜕是个宝，可以明目、治风疹、疗感冒，是很多中医药剂的重要材料。我们从小就知道蝉蜕能换钱，所以整个暑期，还

是小屁孩的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树林里寻找蝉蜕。

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暑期已过去了差不多40年。那一年，老家的外婆病重，父母想带一点蜂蜜回去探望，无奈家底薄，于是我拿出了自己卖蝉蜕攒下的钱，足足20多元，把父母吓了一大跳，因为这在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“巨款”了。用“巨款”的一部分换回两瓶蜂蜜后，没有经验的父母用旧衣服紧紧包裹置于纸箱，小心翼翼带回家。殊不知热胀冷缩，盛夏里被密闭的蜂蜜膨胀炸裂，成了最难以释怀的一次心痛。

从蚊帐里放飞的蝉还能不能捉回来呢？这也是小时候我们最想揭秘的答案。蝉攀爬在高高的树干上，想要捉它们得想办法。用树棍把老屋院前院后的蜘蛛网掏一遍，形成很有黏性的蛛丝网，减少许置于竹竿的顶端，慢慢伸向树干上的蝉，趁其不备，把它们的羽翅粘得牢牢。

捉到手里的蝉拼命挣扎，而且都是呆头呆脑的模样，是不是早上放飞的那只就不得而知了。捉到的蝉继续放飞，放飞又

捉，捉了又放，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童趣。

蝉是有天敌的，其中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叫“伯劳”的鸟。这种鸟有画眉大小，但是更矫健，喜欢独来独往，一般置身高处，睁着一双鹰眼，一旦看见飞过的蝉便穷追不舍。有时候，蝉从低矮的果树或高大的杨树间受惊，腾空而起呈“之”字形飞越，不知从什么地方猛地蹿出一只伯劳狂追不止。我们看见了便使劲吆喝，既是驱赶伯劳，也是为小小的蝉加油。

从虎头虎脑的知了猴，到能换钱的蝉蜕，再到羽化后呆头呆脑的蝉，一生不容易且一身都有趣的蝉，成为一颗颗童心最想守护的精灵。即便后来知道了猴不管油炸还是香卤都是一道既美味又营养的佳肴，我也是注定不去食用的，这份固执坚持了几十年。

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不管是聒噪还是嘶吼，蝉鸣可能是夏季最有催眠效果也最容易被人接受的“噪音”。无论过去多少年，“微月初三夜，新蝉第一声”都是留在心底最有趣的夏日记忆。